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二时

（×××汇报文汇报夺权情况。）

文汇报左派夺权，是一件大事，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。是好的。夺权以后报纸办得很好。你们应当向人家学习，你们要转载红卫兵报上的文章，他们的很多文章很好，是马列主义的，你们这些编辑记者写不出来。

这件事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，这个革命必将影响到全国，现在全国各地很多报被封掉了，我看封掉不出不好，还是要象文汇报一样，左派把权夺过来出报纸。搞革命总要先搞舆论嘛！不夺过来怎么搞？两个报社的左派同志把权夺来了，我们要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，你们要转载上海的告人民书。他们的原文是寄人民书。这个寄字不好改为告。 中宣部我看不要那么多人，吃饭不干事，要他干什么？中宣部、文化部、教育部都管不了，你们中央文革大概也管不了。我也管不了。谁来管？我看红卫兵来管，红卫兵一来什么都管好了。 上海的革命力量起来了，告人民书写的上海实际上是全国的事。要重视这件事。

（反映：有些地方左派还很困难） 革命就是从困难中出来，我廿来岁干革命，哪有经费、自行车、印刷机，我都是自己筹备自己的，自编自校。一方面和工人谈话一面改稿。 （反映：罢官问题） 我看要利用各种人，一个单位都要有左、中、右，搞得那末乾々净々我不赞成，我的意见还是留在岗位上，让群众监督。 从全国来看要抓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，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，脱离生产搞革命是个新阴谋、新反扑。“左”的

东西不要怕，要同"左"的东西划清界限，经常划清界限就行了。

我开始搞革命，接受的是机会主义，不是马列主义，连共产党宣言都没看过，以后才逐渐地接触到马列主义，人的认识是随着实践来增长。

（《有人说》右派说："离开了我们干不好。"）

主席说："死了屠夫不会吃连毛猪。没有右派我们同样翻天，他们认为没有他们不行，我们别相信他们那一套。

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，我开始以为他不稳当，邓小平说可以。

陶铸来了以后把中南许多干部都搬到中央各部门来了，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熊复搞特务活动、突出刘邓。

刘志坚主持的两次会见，完全是压制群众，陈、叶的讲话很不好，他们与、他们要负责，刘志坚要负责，他们讲话最后把会议目标指向群众，把责任推到林彪同志头上，这是极恶毒的。

北京抓住了北京司令员廖汉生，廖汉生是和彭真一起搞政变的。

中央要写一个反经济主义的文件，现在反动路线的新花样，一个是武斗，再一个是搞经济主义，经济主义的主要表现，就是多发工资，拿公家的东西送人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把全民所有制的东西都分光了。

清华大学电机系部分教职工反印 2.15

北航电工〈革命到底〉宣传组反印 2.21.